

## 歸家

美國人很親切地的爲墨西哥盡力。他們以特殊的關注保護着它，因爲它是一個富麗的國家；有豐富的煤油灌溉着，並有許多天然的產物。

在現在，爲衆所周知的，這些產物是被美國人儲藏着；美國人在瓦爾街的某一所在，有一個不怕火燒的高聳天際的收藏保險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箱，而且以事物的唯一的力量豐盛地生長着。因

之，美國人是非常小心地使這個叫做墨西哥的富麗的國度，不僅不要染上獨立的學說，而且也不要染上革命的學說。這好像是一個獨立主義的惡化；因為它在理智的基礎上建築起自由。

可是，他們也感覺他們的兩手是太忙了，爲的是墨西哥的工人，全忍受不住美國的侵掠；而且恰好那些表示和宣布要從那操英語的人種底統治下解放這個國度的決心的人們，常常是獲得了大部民衆的信仰。但他們大多數至今是被美國人所監禁着，——而且嚴重地禁錮起來，因為，也是爲衆所周知的，墨西哥的民衆，曾經表示過他們的憤怒，開始要取得他們自己的政治統治權。

在一九一三年——那是在十三年以前，一個有名的墨西哥的叛徒，名叫約瑟·袁格爾的，在偉大的共和的民主政治的剎那間，是和

我要稱他爲約瑟·里爾的另一個人，同在一起被判決了的；第一個是判決九十九年的監禁。第二個是判決了七十五年。可以說，他們是被囚禁至死的，他們的入獄，就像別人進墳墓裏去一樣。

這些政治犯，真的是永遠沒有被寬赦的。

但有時也可以有視爲減輕刑罰或例外改良的事。有時候，——真是！那是很少有的，——卻是，曾有過的，並且確實知道有過，若果他們能發過誓在指定的時候回到牢裏來，是准許他們回家一次。不消說，這樣的恩典，具有這樣一種吉兆的開端和那樣一種命運的結局的，是祇能有一次——決不會再有第二次的。

得了，這就是對於約瑟·哀格爾，以後又對於約瑟·里爾所發生的事。

如我所說過的，約瑟·里爾是在一九一三年被判決。那時，他和他的妻，克里門絲，一樣是四十歲。莎拉菲，他的女兒，當他在這活的世界中失去蹤跡的時候，年纔八歲。而他的兒子芬撒德剛是十歲。從那天以後，這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了。結婚了。同時每一個都有了一個小孩。他們都居住在約瑟·里爾成年在撒西巴斯坦諾所住的那個屋子裏。

他們告訴他這個消息：「你將有一天住在家裏，你晚上離開這兒，但第二天晚上你要仍舊回來這裏。」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一種過度的愉快完全佔據了他的心。

他有一次機會好去看那個沈着而溫和的靈魂，克里門絲，那個二十年來人事變幻的結婚生活的愉快的老偶。同時，他的小女孩成了一